

一件拼接的绿色上衣

□赵强

小时候，正赶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，每个人的穿衣都有量的规定，即通用的布票。因为家中人口多，根本买不起成衣。所以我们全家6口人的衣服都是母亲用缝纫机自己缝制出来的。

那时正是1976年，当时全国人民的穿衣基本还是绿黑灰三种颜色。而这三种流行颜色中以绿色为首。当时还是全国学解放军的时代，举凡军人的一切都是各行各业效法的样板。于是军绿色衣服绝对成了男女老少青睐的服装。

这时我正好上初三。班里很多同学家长都有军人的亲戚，自然搞一件军衣来穿也不是多大的难事。我回家和母亲说了我想有一件绿色上衣的想法。母亲没有说话，愣了半天神，忽然若有所思，走到床头那边，拿起一个包袱打开看了一下，顿时她紧皱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下。我一看，那个包袱里都是母亲平时积攒的各类碎布头，大的也就是一尺见方，小的也就是几寸长。我心想，这怎么能做成衣服呢？母亲看到我的疑惑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儿子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拿这些绿色布头给你拼接成一件上衣。”我

还是有些疑惑。母亲什么也没有说。此后每天晚上，她就在灰暗的灯光下，把包袱中的这些绿色碎布头，翻过来倒过去，来回地拼接。

对母亲的心灵手巧，她的同事、邻居、亲戚都交口称赞。她闲暇时，不是帮助家人做衣服，就是给同事、邻居帮忙。我们家虽然每个月生活都很拮据，入不敷出，但是由于母亲的巧手，我们四个孩子的平时穿衣，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似乎不比外面买来的衣服差多少。走在街上，也看不出生活有太多的窘迫。

母亲在市里一家布轮厂做车间主任，平时单位也处理一些布头，于是她就买来放着，家中积攒了大量的布头。谁知这些布头，居然在这次给我做一件新衣服上派上了用场。

没有过一周，母亲用绿色布头做成的一件绿色上衣完工了。她让我试试。我一试，还正合适。虽然布料都是一块块的布头，但是由于她的缝纫技术很高超，不仔细看，也看不出来是一件拼出来的衣服。于是我穿上它，兴致盎然地上学去了。班上的同学看到我穿上绿色上衣，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似乎没有对是一件拼接的衣服议

论纷纷或者遭遇什么白眼，可见这件拼接衣服的“巧夺天工”。因为当时穿补丁衣服并不是另类。穿上这件母亲缝制的衣服我还感到很自豪。无论是上学路上，还是去农场劳动，还是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，我都昂首挺胸。这件衣服我穿了两年，它伴随着我在1978年7月参加了高考之前的几个月紧张的复习，并顺利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。因此，它的功劳也功不可没。

上大学后，这件拼接的衣服也随之完成了“历史使命”。后来几次搬家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。如今想起来，当时应当把它好好保留，作为一个“传家宝”留下来，让后人看到，在特定的历史时代，人们依然能在简朴的生活中怡然自得。如今，母亲早已去世，但在我小的时候，她的勤劳和善良，总让我像过电影镜头一样，永生难忘。特别是这件拼接的上衣，让我在生活困难时期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。

如今，穿衣早已经不是问题，但是在我人生中穿过的唯一的一件拼接衣服，却永远在记忆中挥之不去。想到它，不但想起了自己辛劳的母亲，也想到了那个无法替代的时代。

大海 (外一首)

□赵国培

人们都说，
第一次
见到海的模样，
都会惊叹：
“天啊！”
大海啊
怎能不
气得发狂？
那满肚子的怒潮
化成拍天怒浪！

而我
大平原的儿郎，
只轻轻唤一声：
“娘！”

大海啊！
你
再大
再宽
再长，
也蹦不出
地球的巴掌！
而我
即使身居月球，
也依然
住在母亲心房。

海面

欢笑时，
一座花坛；
沉吟中，
万匹蓝缎；
液态的良田，
粒谷不产；
只将无尽宝藏，
拢在怀间。

富有，
不在表面。

本版邮箱：
zhoumolvyou@126.com

流年里的电视机

□杨建伟

欣赏与消遣。精彩纷呈的电视剧、动画片等一时之间令我们目不暇接，极大地充实了我们无趣的岁月。

新世纪更替之际，村里第一台彩电的登场开阔了我们的眼界。只要有闲暇，喜欢看电视的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簇拥到人家家里瞧新鲜，乌泱泱一片，陶醉在有趣的彩色世界里。彼时，印象最深的电视剧就是风靡一时的《还珠格格》了。

我记得从那时起，作为农村里的稀有高级品，彩电渐渐地开始在婚嫁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。凡是婚嫁的人

家，如果能豪置一台彩电，那绝对算得上是“小康之家”了。那时流行的“三金一彩黑冒烟”中的“一彩”即是彩电了。也正是打那时起，各式各样的彩电仿佛雨后春笋鱼贯冒出，开始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过不几年，当彩电在各家各户普及以后，它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了。再后来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笨重的大块头彩电变得越来越薄，并且可以直接挂在墙上了。只是，现如今由于智能手机的推陈出新，挂在墙上的电视也几乎纯粹只是摆设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黑白电视机在我们村里已数见不鲜，没电视看的人家屈指可数。那时候，翘着大屁股的黑白电视机虽然品牌不一、形态各异，但是里面滚动的节目永远是一样的，因为家家户户都是用一根竖立在房顶的自制天线接收着同样的信号、同一个频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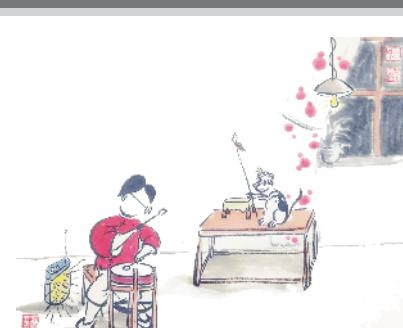
记事起，家里有一台外形纯黑的黑白电视机，长年端坐在后窑的一个箱子上，在偌大的空间里占去了不小的面积。其时，对我来说，它的存在无疑只是装门面的饰品，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无法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。竖立在房顶的接收信号的简易天线极不靠谱，即使无风无雨亦无人去招惹，它也常常莫名其妙地无法将信号正常输送。如此一来，那台电视机也就自然长时间没有什么功用。

那个时候，最使人恼怒的是，当我们正津津有味地专注着电视机里播放的电视剧时，屏幕忽然闪现出一片密密麻麻的雪花来。每逢此时，我们便骂骂咧咧地先在电视机外壳上拍打一圈以期能唤醒它，如若没有效果，再急忙爬到房顶去摆弄接收信号的天线。几经折腾无效后就顾不得管它，我们拔腿可村里跑，看看谁家的电视机还能正常运转。在我明晰的记忆中，极有名的电视剧《霍元甲》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东方风云》等就是在那个时间断断续续看完的。

过不几年，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“大锅盖”出现的时候，村里家境殷实的人家就追着潮流让原先不能尽职的天线下岗了。于是，我们才知道，大锅盖里藏着上百个电视频道可供我们

戏活儿

文武分开配
各人亮绝活
人生一出戏
放旷去洒脱



求醉

忙碌到周末
放松自寻欢
想学阿狗醉
愁解梦中安



惜物得食

锄禾日当午
一粥一饭煮
养命尽物华
莫靠读诗古



运动

生命在于运动
疾病专找懒虫
无需灵丹妙药
只要乐如儿童

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